



鑑賞天地

撰文：潘天惠
aleskipoon@hkej.com

許冠傑的金曲，歌詞唱出港人心聲，例如《鬼馬雙星》一句「為兩餐乜都肯制前世」，人們仍琅琅上口。上一輩男人成家立室後，便會把家人兒女放在第一位，以免餓死老婆廬臭屋，自然為兩餐乜都制，正如嶺南畫派大師楊善深的弟子鄭少忠。「大女在1987年出世，我意識到是時候作出取捨，畢竟當年在香港搞藝術，少一點時間和金錢都不行。」他試過「放棄」畫畫，但一直莫忘初衷，兜兜轉轉，21年後拾回當年情，最近的展覽既與知音人分享畫作，更展出近年新嘗試的彩瓷。真是不會消散，除非那不是真愛。

楊善深弟子回歸畫壇

鄭少忠：離不開，斬不斷

鄭少忠闊別畫壇21年，其實身不在，心從未離開過。
(陳縱宇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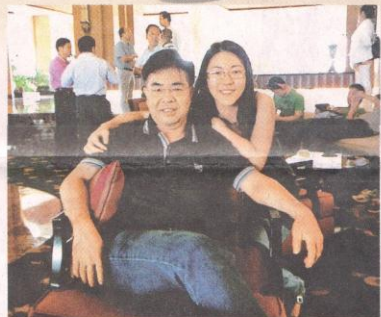


1956年出生的鄭少忠，轉眼一個甲子，自小喜愛國畫，1979年由中山移居香港，跟隨楊善深習畫。「中學時期，我遇上人生第一位啟蒙老師，他叫方啟文老師；後來移居香港，同學帶我去見楊善深老師，拜師學藝，他倆都是嶺南派的。」他的眼神充滿感恩之情。

「方老師帶我真真正正進入山水畫的世界；楊老師正正式式帶我進入水墨世界，這輩子能跟隨到兩位老師，絕對是自己的福氣。」鄭少忠成長於玉扣紙年代，當年物質匱乏，以草紙代替宣紙，每次要用顏料時都要前往廣州購買，有時甚至要用水彩畫的顏料來代替。

緣分天注定，談到對國畫的志趣，他說不出個所以然，就如運動員剛剛學懂走

和兒子(左)齊撐場。(二)新美術館圖片



女兒(右)小時候曾經學畫，放下畫筆多年，近期心思又想重新習畫。(受訪者圖片)



今次展覽也有鄭少忠的彩瓷作品，圖為《春晚》大盤。(一新美術館圖片)



▲2016年的《蘇武牧羊》大盤。

(一新美術館圖片)

鄭少忠小檔案

年齡：60歲
家庭狀況：已婚、育有一女一子

籍貫：中山
身份：春風畫會主席
嗜好：畫畫、太極



▲他把家庭放在第一位。(陳縱宇攝)

路已擺球拍不放。「記得小學開始，我便清楚將來要做畫家的抱負，三言兩語說不清，總之內心存在一股莫名的衝動，每到書店就會對畫冊愛不釋手，目光離不開那些印刷品。」

他父親是糧局的普通職員，對藝術一竅不通，媽媽則是典型家庭主婦，但從來沒有反對我進入畫團，我們是心照不宣，爸爸嘴巴沒講過支持我，但見微知著，相信他是支持我的，比方說，他在街上見到漂亮的畫冊和字帖，就買回來送我，即使他不懂欣賞，也沒有譏過我一句，但上一代男性都是這樣的。」

楊善深不收學費

有些人，有些事，無論過了幾多年，也是忘不掉，擦不走。憶起與楊善深老師一起走過的日子，即使時間不算長，鄭少忠也滔滔不絕；他不是個戲師，為人謙厚、含蓄，當年常常有人叫他鑑證名畫，就算楊老師明知是贗品，也不會直接說出來，無謂令人難堪。楊老師會說那是屬於明朝，但不會說那是出自誰的作品，畢竟別人是真金白銀買回來，買家聽完大概都明白箇中含意。」

「事實上，跟隨楊老師一段時間的學生都不交文學費的，這事千真萬確，有些學生拜師幾十年，可能就頂幾年交過學費，他的用意顯而易見，一心只想回饋畫團，培養第二代嶺南派接班人。」

「楊師父是一個尊師重道的藝術家，高劍父大師的墳墓尚未搬離香港之前，楊師父每年都帶學生拜祭，做人切忌數典忘祖。」楊善深被譽為「嶺南畫派最後一位大

師」，1970年成立春風畫會，1988年移民加拿大，2000年獲港府頒授銀紫荊星章。

在楊善深移民前一年，鄭少忠決定離開畫團。「興趣不能當飯吃，首先都要解決三餐溫飽，我是長子，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，自覺責任更重，再加上我在1985年尾成家立室，大女兒在1987年出生，要照顧兩頭家，始終要在十字路作出取捨。」

「我知一個人要做好一件事，絕對不能分心，我們那一代通常會把子女放在最重要位置。為了生活，不得不暫時離開畫團，我自覺不是做生意的人才，也要慢慢強迫自己學習從商。這是我的個人決定，不是任何人給予壓力，太太婚前婚後都全力支持我的所有決定，只是自己明白到藝術路難行，尤其在香港，耗費金錢和時間。」

除了父母的無言支持，他多次感謝青梅竹馬的太太。「我同太太由細玩到大，日久生情，她是一個賢妻良母，我畫畫時脾氣不太好，有時都幾惡鬥……哈哈！但太太沒有一句怨言，只是不哼一聲，不擲，脾氣上來時，我也不會都手腳腳、亂擲東西，最多囉唆幾句而已。無論如何，我要特別感激太太的大包容，當然還有一對子兒。」

為嶺南派找突破

不過，縱然離開畫團逾20年，鄭少忠一直沒有擱下畫筆，就算在內地工作期間，每次去到新地方，都會堅持外出寫生，對藝術的探索從未止息。他沒放棄過夢想，作品就是最佳的印證。f2008年，我決定全身引退，全職搞創作，把興趣變成生涯，實現了人生轉型，重返畫團，也從事教育工作……兜兜轉轉還是回來了，畫畫是生命的一部分，離不開，斬不斷。」

人生總會遇上一些貴人，鄭少忠與楊氏特別有緣，說的是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監楊春榮，現為一新美術館總監。「當時我仍未在中大教書，楊館長就毫不猶豫，大膽答應將來幫我辦展覽。」話說楊春榮為「楊善深的百歲紀念展，計劃弄一批紀念杯，因而在香港碩果僅存的彩瓷作坊見到鄭的瓷碟，「我們尚未見面，已透過作品交流。」就這樣，把鄭少忠帶回畫壇。」

位於觀塘海濱道的一新美術館，現正舉辦「港影傳奇：粵東磁廠」及「平山淨水：鄭少忠繪畫」展覽（至11月9日），展出超過70件粵東磁廠各時期產品、鄭少忠逾40件作品。「我在2012年首次嘗試瓷碟，彩瓷本身是歷史悠久的工藝，我是把嶺南派的特色套用在瓷碟上，趙少昂和楊善深都燒製過瓷碟，但把山水畫上去是頭一次。」鄭少忠用洪亮的聲線介紹。「楊老師追求筆墨情趣，著重水與墨的關係，我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見解，更趨水墨化，畫家在人生活每個階段都會呈現不同變化，我是以水墨為主，一般嶺南派是以色彩為主。」鄭少忠承認自從嶺南四家（楊善深、趙少昂、關山月和黎雄才）把嶺南派推上高峰之後，現時正處於「平原期」，弟子們也努力創新，他說：「學別人的東西，不可能比別人做得更好，我們要尋找突破點，打開新局面，再闢高峰。」

「畫畫的第一個要求是『識畫畫』，畫到任何形式的畫，欲速則不達，未來的路很漫長。水墨畫是傳統的藝術文化，經幾千年沉澱，必須學會前人的東西，才能創造新東西。」這幾句話是鄭少忠對年輕接班人的忠告。記得《愈丁解牛》中云：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。」

神來之筆

時間，往往是藝術工作者的大敵，尤其在香港，租貴、人工高，誰都希望盡快完成作品，減少「時間成本」的負擔。「神刻之間找到的感覺，可遇不可求。」鄭少忠指指面前兩幅作品，從心笑出來。

「今日再看昨天的作品已感不滿意，那就重新開始，較長時間的話，可能需要一至兩個月。」靈感要來的時候，阻也阻不了，他試過在一頓飯的時間趕畫。「這兩幅是在中文大學向學生示範時極速完成的，8至10分鐘左右，這是神來之筆，神刻之間的感覺……但是我畫畫不望報酬，而是享受整個過程，從來不會操之過急。」

「我畫的山水畫通常要用幾日，一層又一層，就像以前的攝影師在黑房曬相。」鄭少忠呷一口茶再說，廢棄忘餐作畫司空見慣。「畫畫講求高度集中，當你全情投入，自然會忘記肚餓、喝水，試過太太打電話來，我才知道了尾班車，要在畫室過夜，哈哈！」



▲現時在中大任教的鄭少忠，曾經在課堂上極速完成兩幅畫作，坦言是「神刻之間」。

(陳縱宇攝)

▲鄭少忠離開畫團，但沒有放下過畫筆。(受訪者圖攝)



▲二〇〇九年，鄭少忠正式回歸畫壇後，到過張家界旅遊。(受訪者圖攝)